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九十八至一百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楊汝梅

梁谿集卷九十八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六十

條具利害奏狀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乞宫觀劄子

乞益修政事劄子

乞詳酌見糴晚米奏狀

條具利害奏狀

契勘本路盜賊久未寧息雖因民俗頑獷好復仇怨所

致要在小民廹於衣食易爲亾徒之所結集若使田畆之民衣食不乏各有生理亾惡之人不得誘爲徒黨安能一呼便至千百爲群滋蔓猖獗臣竊見本路催起上供稅賦月椿錢及糴買數事實有未便於民間者本司已嘗具奏申陳未奉回降指揮若不别行措置小民漸至失業必致毆而爲盜遣兵討捕卒無已時致赤子之流離情實可憫臣嘗叨近輔分典要藩荷恩最深欲報無所苟有所見不敢隱黙今條具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本司近准御前金字牌降下尚書省劄子令臣催督轉運司起發上供無額斛𣂏尋取到轉運副使逄汝霖徐林狀節文契勘本路上供米斛係以秋苗樁辦兵火之後多有逃閣又間有災傷年分所催稅賦例皆不及舊額其上供之數逐年並蒙朝廷除豁只以實催米數起發照對上供米數舊額一百二十六萬九千石會計紹興六年一路實催秋苗止有九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九石一斗六升雖蒙減免上供

一十六萬九千石外猶有一十一萬六千石係是實
催苗米外虛數無從所出又虔吉南安軍盜賊未息
見蒙朝廷遣兵收捕有合豁除數目係在實催苗米
之數已節次開具前項秋税不及元豁等因依申朝
廷乞以實催糴納米數起發去訖申本司照會臣勘
會江西一路自兵火殘破之後又經旱災戶口凋耗
雖去年稍得豐稔人戶未盡歸業田土荒廢尚多謂
如洪州分寧奉新等縣人戶所存纔有十之三四其

餘縣分號為多處不過十之六七通一路計之多寡相補纔有承平之半稅賦自然難以及額又如虔州累年為盜賊猖獗稅賦往往催科不得吉撫筠袁等州亦有盜賊殘擾去處遂致苗稅亦多拖欠若不以實入之數起發上供一切督責州縣必欲及承平額數不惟無所從出兼恐州縣不免數外科斂重困人户非獨不足以仰副朝廷寬恤之意亦使官吏虛負罪責近已備録轉運司具到前項因依奏聞伏望聖

慈早降睿旨令轉運司且以實催之數起發庶幾小
民不至重困流為盜賊不勝幸甚
一本司去年内差幹辦公事韓昷前去諸州軍點檢
奉行寬恤事件續據本官申筠袁州臨江軍係灾傷
最甚去處有不曾逃移人户縁災傷草賊侵擾死失
佃户耕牛闕乏穀種無力輸納乞依湖南州縣已得
聖旨指揮差官檢視民間耕種田疇只據所墾田畝
多寡之數紐納税租并臨江軍知軍趙士岊狀本軍

日逐據清江新喻三縣民戶投訴緣去歲旱歉雖不曾逃移離業實以饑貧無牛種失於布種及雖有曾布種去處又不能周遍逐縣不住追催枷禁鞭笞要依遞年納戶下全稅乞從本軍施行竊詳紹興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都督府劄子節文應人戶歸業者候催科據所墾田畝多寡之數合納租稅仍免本戶差役一年其上件投訴民戶雖不係因逃移歸業之人蓋是戀土不忍去父母之邦緣此饑貧失於布種原

情亦可矜憫若不隨宜措置則追納既峻無所從出
避一時刑責之患必見轉徙乞且據所墾田畝隨分
數減今歲稅租等事本司已備録前項逐官所申事
理申奏至今未奉回降指揮訪聞筠袁州臨江軍災
傷人户至今緣此拖欠租稅官司催督致有逃移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下轉運司差官體究將紹興六年分
人户布種田畝不遍拖下稅賦見掛欠者特與並行
放免庶幾小民安業不至失所

一契勘本路每月應副岳飛大軍月樁錢九萬餘貫
自來係以輕賫金銀相兼見錢起發昨緣湖北隨軍
運判劉延平移文只令起發見錢自役諸州不惟艱
於應辦其裝法縻費亦不易出自去年四月臣到任
以來催督至今共起發過一百七十餘萬貫本路錢
寶泄於他路不復可還民間闕乏號為錢荒以故穀
賤傷農民戶輸納夏稅戶帖應於名色難得見錢間
里愁歎至有委棄田產逃移者若不別行措置將來

愈見闕誤本司昨准金字牌降到御封尚書省劄子催起月樁錢連到狀式立限取會已未起發輕賫窠名斤兩數目以此見得諸路應副大軍皆合用金銀相兼椿發累曾具狀奏聞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轉運司許令諸州將所認月樁錢計置輕賫與見錢相兼起發仍照應在市價例務令兩不相妨庶幾可以椿辦不至走泄錢寶民間交易及輸納官中不至闕乏實為便便

一契勘自來朝廷行下轉運司糴買斛㪷如有糴本
則官中得米民間得錢兩為利便近年多是須降官
告勑牒與見錢相兼已是難以行使今來朝廷降下
本路和糴專用一色關子雖有許撥經制總制錢指
揮緣應副贍軍多無見管錢物深慮糴買不行州縣
不免抑配重困民力竊緣商賈興販斛㪷赴官糶納
猶可給與關子令赴所屬支請今來客旅興販稀少
唯是糴於鄉村民户積累升斗以足額數鄉民中糶

得些小關子豈能前去數千里外官司請領必為兼并之家以賤價取之窳落官錢規圖厚利朝廷所費則一小民受害徒為富商大賈之資深屬未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支降見錢與關子相兼糴買糴於鄉村即給見錢糴於商賈即給關子庶幾小民獲受實惠不至重困一路不勝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本路闕雨乞罷免奏狀

右臣契勘本州自七月以後不雨遣官致禱管下神祠佛宇應有仙聖靈跡去處及築壇塑龍迎請聖水躬親齋素日事祈求雖獲感應並皆微細不得霑足見今晚田已是亢旱此蓋守土之臣德薄人微繆當方面之寄精神不足以感格政術不足以共理致茲旱暵覃及一方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遴選帥守以寬憂顧臣不勝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乞宮觀劄子

臣契勘自今春以來實緣衰病屢上封章乞罷帥權投
置閑散未蒙矜允近為本州入秋闕雨已覺亢旱罪在
守土之臣已具奏聞乞從罷免未奉回降指揮竊念臣
憂患孤生早衰多病久苦瘡瘍復得筋攣之疾行步蹇
緩拜跪艱難加以素有疾眩醫治弗效動多遺忘常恐
顛仆一路兵民之寄事體至重儻不量力勉强負荷決
致踈虞伏望聖慈特賜哀矜許令罷免除一在外宮觀
差遣任便居住庶幾疲駑得就休息尚霑廩餼以養餘

齡感戴天地之恩何以圖報干冒宸嚴臣無任

乞益修政事劄子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沴天人之際應若影響不可誣也政令和平合於民心天應以福雨暘時若而為豐歲此和氣致祥之符也政令乖戾咈於民心天應以災水旱極備而為凶年此乖氣致沴之符也豐凶之本乃在人主心術朝廷注措之間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懼乎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流移失業殍踣

相望陛下軫慮之深不遑暇食親灑宸翰勸誘賑濟其所全活不知其幾千萬人至誠動天報以休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意民間之有蓄積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虚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江湖淮浙所被甚廣歲且歉食人情驚疑如居風濤

洶洶靡定然則陛下欲消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則旱暵必復為豐年矣昔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王化復行雲漢之詩是也安知旱暵之災行為中興之資乎願詔朝廷益修政事凡所以賑救民災給足軍食者早正素備無待倉猝取具於臨時也方今彊敵憑陵僭竊窺伺屯兵淮滸以為控扼欲進則未能欲退則不可開口待哺於縣官者數十萬人平時運餉已極勞費

歲一不稔將何以給之夫今日之患欲民力寛則軍食闕矣欲軍儲裕則民財匱矣二者如鐵炭之低昂此首重則彼尾輕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今屯兵之數不多於前時而養兵之費十倍於往日死生去來無籍可稽上功行賞無實可考轉資遷秩者動以萬計廩祿之費又不知其幾何也開端者不可復斂放行者不可復收日益月加無時而已天地之生財有時人力之理

財有限而度量不立於其間養兵之費有增無減坐致耗屈竭出於民謂之有政事可乎此臣之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者也夫政事立然後財用足財用足然後軍食給軍食給然後民力寛民力寛然後天心格天心格然後和氣可召而為豐年此臣所以願陛下救今日之弊以修政事為先也臣仰察天時俯揆人事今日誠為危急存亡之秋惟陛下念宗社生靈之重圖為善後長久之策留神邦本天下幸甚臣以衰病屢乞閑散將歸山

林不勝憂國之情輒復自竭陳其大畧以瀆天聽如聖心尚有所疑願賜清問得以展盡底藴為陛下詳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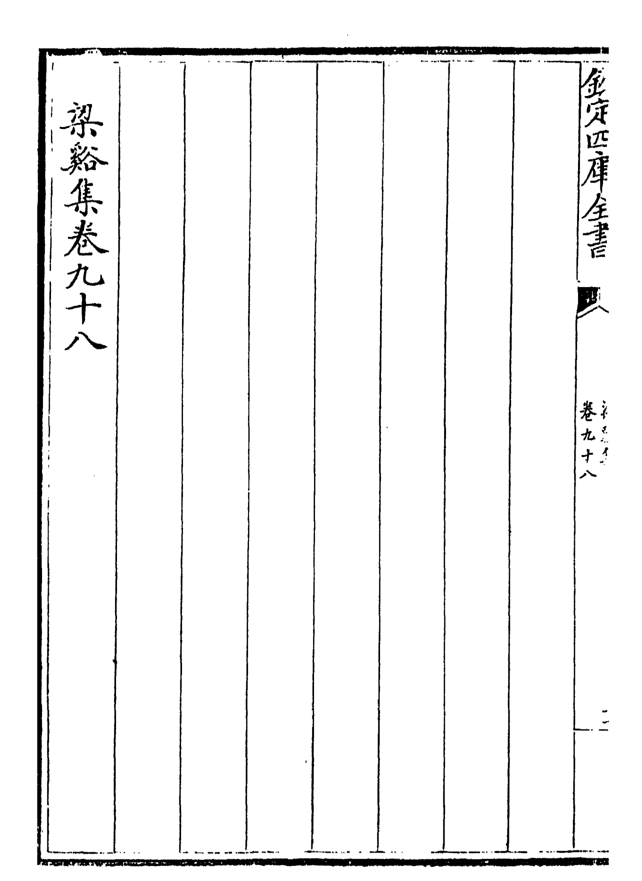
訾謷狂瞽仰酬大恩臣無任

乞詳酌見糴晚米奏狀

右臣契勘本路春夏之間雨暘調適早禾已是成熟收割了當自入秋以來闕少雨澤已覺亢旱又生青蟲食害苗稼見今祈禱未獲感應若更旬日内無雨晚田決致旱傷竊見朝廷近降指揮受納秋苗及和糴米斛並

要一色晚米竊慮既不糴納早米晚稻又失指準有誤

大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朝廷更賜詳酌施行



梁谿集卷九十八

梁谿集卷九十九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六十一

論淮西軍變劄子　　乞黜責或宮祠奏狀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宮祠狀

奏陳淮西事宜奬諭詔書　　謝奬諭表

論淮西軍變劄子

臣據舒蘄江黄州探報酈瓊叛逆擁淮西全軍並都督

行府廬州官吏兵民等盡歸偽齊沿江州郡人情惶駭此誠不測之變朝廷措置失當深可痛惜者也臣請為陛下條陳之劉光世治軍素無紀律遇敵輙避衆所共知不為無罪然其所部軍馬皆陜西西蕃部落招降巨盜及簽軍漢兒勃海之流最為厖雜烏合光世御之以寬頗得其心平時不至散叛已為不易去冬賊騎侵犯淮西光世初雖左次以避敵終能返旆而成功朝廷因而撫之激厲士氣亦足控制一面乃輕從其請罷兵柄

而投閒散將士觖望遂生攜貳之志此措置失當者一也既罷光世帥權即當豫選武臣之有威望知畧者以為之代使將士悅服人無間言則一軍安矣乃遣呂祉以叅謀總師分守不正不足以涖軍事名望素輕不足以厭衆心號令賞罰亦必有不合其宜者馴致變亂豈無自而然哉昔人有云每一發兵頭鬚為白此言用兵之難也祉以書生驟得官職意謂功名可以唾手而取輕當委寄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坐使叛將得成其

姦此措置失當者二也王德酈瓊在光世軍中皆號梟將德以嚴猛失士心瓊以姑息得衆情平時已不相能易帥之後自當分置他軍以絶間隙乃使共事以成忿爭呂祉又不能駕御而調和之宜其生變此措置失當者三也初光世一軍老小盡寓太平宣城將士進屯廬壽限以大江足以繫累其心非小補也自今夏經火災之後乃悉徙居江北以此恍衆而不知有携手同歸之虞術亦疎矣此措置失當者四也王德擅離職奔歸行

朝正當權時之宜歸罪于德械繫有司遣使撫存軍中喻以禍福必有忠義奮發安衆而解紛者衆情既安瓊必逭逃借有從者不過部曲耳密諭鄰境諸帥出兵遮截邀擊於要害之地瓊必成擒不務出此而亟置宣撫制置使副臨以重兵是趣之使去也生靈遭屠戮官吏被驅虜數萬之衆一朝失之誰任其咎此措置失當者五也軍旅之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措置一失禍患隨之而況五乎深可痛惜試畢其說自艱難以來所乏之者兵

西北將士尤爲難得以百金募一卒以萬金養一士未足爲多十年之間疾病損死所餘幾何今一旦而亡數萬之衆棄撫育之恩歸仇讎之境此深可痛惜者一也捨我歸彼賊勢益張朝爲君臣暮爲仇敵如李成孔彦舟闗師古輩我不能有反爲賊用致死於我可不悲乎鄜瓊將士備知東南曲折秋高馬肥爲之鄉道以擾江淮寧不可慮此深可痛惜者二也朝廷屯重兵於淮南以爲藩籬仰此一軍控制廬壽盡卷而去藩籬缺矣何以

補之析東補西愈見踈闊姦逆窺伺强暴憑陵喪威辱
國自取予侮此深可痛惜者三也近年議戰士氣稍振
去冬累捷國勢浸强將定恢復之謀漸成中興之業而
以措置失當之故亡此全軍使忠臣義士扼腕憤歎此
深可痛惜者四也此端一啓人各有心後來將帥何以
號令此深可痛惜者五也書曰雖悔可追語曰既往勿
咎此雖措置失當深可痛惜然既往之事不可復追臣
願陛下鑒前失以圖將來而已所謂鑒前失以圖將來

者降罪已之詔痛自追咎以收人心一也誅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二也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三也採耆哲之言而勿偏聽四也堅聖心之守而勿輕變五也遇變而懼修省以應之其說固多然在今日莫先於此五者昔明皇幸蜀中道將士有散叛之心明皇下哀痛之詔諭以誠意衆志乃定德宗遭奉天之變所降詔令武夫悍卒聞皆感泣卒復京師陸贄有言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所謂降罪已之詔痛

自追咎以收人心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方艱難深閔成功之所正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兩年以來經營恢復盖亦勤矣然卒未能收尺寸之功令一朝以措置失當之故人心攜離士氣凋喪豈可不相時之宜暫輟攻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静以待之俟人心之既寧士氣之復振然後可以行師順時而動以訖天誅所謂謀善後之策益務持重以固國勢在今日為不可後也天子所居上憲乾象紫微之宫三光之廷皆有藩

垣以拱衛宸極行幸之所尤宜嚴備以待非常令陛下巡幸省方駐蹕建康而禁衛單弱朝廷初不留意近聞楊沂中劉錡皆以殿前中軍及侍衛馬軍司兵出戍淮甸外重內輕誠可寒心肘腋倉卒何以待之明受之變商鑒不遠所謂增宿衛之兵以備不虞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昔秦穆公歸自崤作書以自誓其言曰尚猶詢兹黄髮則罔所愆又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夫黃髮之
臣其經歷久詢之則利害必審好善之臣其忌嫉少容
之則薦進必多方名以元老壯猶而興周房杜以持衆
美效之君而興唐職此之由也夫專任乃能成功而偏聽
亦能致亂顧所以聽任者何如耳漢唐之初以專任興
秦隋之季以偏聽亡是以堯舜之世任賢勿貳任欲專
也明目達聰聽欲廣也方令冠偽鴟張將士離散天下
危於累卵陛下得不廣聰明為扶顛持危長久之計乎

所謂採者㪺之言而勿偏聽在今日為不可後也自古創業中興艱難之際叛將不能無也在高祖時有若盧綰陳豨在光武時有若彭寵盧芳在太宗時有若輔公祏王君廓德宗奉天李懷光叛之肅宗靈武康楚元張嘉延叛之晉遷江左蘇峻祖約叛之惟能因時制變旋即討定故不足為患今淮西一軍數萬之衆一旦叛去固不為小變若能應之於後亦未足為吾害也或謂敵人得吾叛將因而用之決須深入建康去淮南不遠

勢恐難安是不然韓世忠兵屯淮東張俊楊沂中兵屯
淮西岳飛兵屯上流不下數十萬人又有長江天塹之
際若能撫綏將士措置合宜號令得所賊馬豈敢深入
儻以一時之變而議退避則車駕一動大事去矣所謂
堅聖心之守而勿輕動在今日為不可後也惟惓惓之誠
必有勝筭愚臣私憂過計不識忌諱激於忠憤忘生觸
死冒進狂瞽然臣聞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
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腹心之

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聞有一言及之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臣以惷愚夙荷睿獎每思竭盡以報大恩第以人微跡踈無階自致遇事輙發罪當萬死伏望聖慈哀憐孤忠留神聽覽儻有補於萬分之

一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塵瀆天聰臣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小貼子

臣續據探報鄜𡑷驅虜官吏兵民老小凡二十餘萬人北去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並帥臣等並為所執統制官喬仲福張景劉光時等死之此豈小變未聞朝廷別有處畫臣以踈遠初不敢論列再三思之當艱危之際仰荷重恩嘗蒙詔許令入告若

不盡言實負陛下然臣前件劄子指陳朝廷措置失
當憂憤所激情迫言切難以復處藩方已別具奏聞
乞賜黜責或檢會累奏除一在外宫觀差遣以安愚
分伏望睿察臣近准都督府劄子招收淮西回易官
兵已差都承旨張宗元前去措置臣竊以宗元之行
何異於吕祉更望聖慈詳酌淮西軍事只委制置使
楊沂中為便伏乞睿察

乞黜責或宫祠奏狀

右臣已具劄子論列淮西叛將酈瓊事宜奏聞其言指
陳朝廷措置失當但欲納忠於國情迫言切必有抵忤
難以復當帥守之寄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黜責施行兼
臣久患足弱拜履有妨疾眩為梗動虞顛僕累奏乞宮
觀差遣未奉俞允今來感時憂憤疾勢益深如蒙矜憐
察其用心未忍竄殛只乞除一外任宮觀任便居住曲
賜保全以安愚分干冒天威臣無任
繳奏修舉過職事乞宮祠狀

右臣伏以衰病累具奏陳乞罷帥守除一外任宫觀未

奉回降指揮竊念臣憂患之餘誤蒙聖恩付以江西一

路重寄夙夜黽勉未敢自暇以圖報知遇之萬一自去

年四月初到任至今年八月終已及一年五箇月適值

旱歲遵奉聖旨賑濟勸糶以活饑民又依禀朝廷指揮

招填軍額建置營房修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斂

蓋倉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皆係臣躬親逐一措置處

畫心力殫耗幸已就緒今者以病乞身即非别有規避

兼臣近以淮西叛將事宜指陳朝廷措置失當實緣憂憤成疾心氣不寧思慮顛錯難以安職伏望聖慈哀矜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罷臣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除授宫觀差遣以養病軀以安愚分所有臣在任修舉到前件職事釐為六狀仰瀆睿覽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奏陳淮西事宜奬諭詔書

勑李某省所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事具悉昔留侯

以八難止食其之説賈臣以十策屈公孫之謀蓋人主有廣覽兼聽之明則臣下有竭智盡忠之益卿位隆將相計安國家身雖任於藩方心實存於王室比閲淮堧之議蔚有漢臣之風去兩短集兩長所願聞於藥石畫一奇出一策尚不廢於芻蕘矧乃嘉猷毋忘入告故兹獎諭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獎諭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機特降

詔書獎諭者事君無隱敢輸憂國之謀陳力不能輒布乞身之懇恩須溫詔感集愚衷中謝伏念臣猥以諸生偶陪興運三朝被遇誓殫夙夜之勤一紀孤危備歷風波之險曲荷聖神之眷濫當帥守之權識昧知幾豈能料敵而制勝才非任重惟其置散以投閑蓋常出位而多言秪欲辭榮而養疾囊封屢貢上干鈇鉞之威綈檢誕敷遽冒絲綸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覆載明極照臨察其犬馬之誠每加聽納憫其簪履之舊未忍

棄捐特軫皇慈荐垂睿訓榮既踰於華衮懼若殞於深淵臣敢不仰體至仁俯全晚節危言入告益思藥石之忠衰疾丐歸願遂山林之志

梁谿集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六十二

臣近者不量淺短輒冒萬死條陳淮西叛將利害仰瀆
天聰夙夜靡寧以俟嚴譴伏蒙聖慈既赦狂瞽又降璽
書特有褒諭感戴大恩非臣糜捐所能報稱然臣竊見
都進奏院報張浚罷相以言章落職宮觀淮西之變浚
實有罪責罰之加其誰曰不宜但言者引漢武誅王恢
事以為比臣愚竊以為不然試為陛下陳之昔王恢設
馬邑之謀欲誘匈奴擊之事既不諧武帝以造兵謀本
出恢動大衆而無成功不誅無以謝天下遂下恢廷尉

此武帝之過舉非盛德事也何則勝負兵家常勢顧規畧何如耳易象有左次無咎之言兵法有善敗不亡之戒渠以一失遂害大計哉觀秦穆之用孟明拜賜於三北之餘光武之用馮異收功於桑榆之際則知武帝之誅恢未為無失也今浚之罪乃在於志廣才踈力小任重不能諮諏良策而專於自用不能輯睦將帥而輕務改移遂致士卒攜離捨我就敵以此罪浚夫復何辭若以王恢為比咎其始造兵謀則是因咽廢食懲羮吹齏

以細故而揺大計恐非策之得也今方强寇憑陵僭逆窺伺國勢未定人心驚疑若不注意治兵以為自强之計則何以安宗社保生靈固邊疆禦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盡棄前日之所為歸罪始造兵謀者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臣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且今日朝廷之勢固自若也襟帶江淮保據荆襄連接川峽韓世忠張俊岳飛吴玠之軍分屯要害

不下數十萬人兵未為弱去冬敗劉麟劉猊之徒甚衆
用兵未為不利倘因淮西之變益自懲創審號令明紀
律徙諸軍家屬於江南以便粮餉教戰艦水軍於沿江
以備不虞姑輟進取之謀且為固守之計和恊輯睦靜
以待之使國勢漸定人心漸安士氣漸振乃可徐議恢
復譬猶病人調治向安又為藥餌所誤傷其正氣豈可
遽欲康强哉不察此理經變故而亟動揺使外寇得以
乘其間隙譬猶弈碁前著既差後著復錯是謂自敗欲

求勝敵不可得也臣頃年嘗因賊馬入寇淮甸獻陳愚計以謂退避之說不可行於今何哉前之為寇者金人也利於虜掠得所欲則還師今之為寇者偽齊也利於土地得一郡則守一郡得一邑則守一邑翠華退避之後將士奔潰賊勢鴟張將安所定止哉誤蒙採擇特降褒詔今日之說亦猶是也伏望陛下堅聖心而勿動修軍政以自强無為趣時獻言者之所揺古語曰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夫張浚措置失當

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寛假以
責來效昔漢高祖用兵喪師跳身者屢矣然卒與成功
者皆舊臣也借使每敗必逐則張良陳平之流不勝其
誅矣臣前所論淮西事宜指陳浚措置失當非黨浚者
今此論奏亦非為浚游說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謀之
喻深恐退避講和之議復出以眩惑聖聽則大事去矣
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膽冒昧有言死有餘
罪臣以衰病累請宮祠未奉俞允邇來犬馬之疾益深

將填溝壑已別具奏乞骸骨以歸山林貪戀明時何可言喻愛君憂國之志雖在畎畆豈敢弭忘伏望陛下哀而憐之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貼子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禦敵者將士也新失淮西之軍將士之心未定正當静以養之頻降詔旨慰勞撫諭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幾士心復安若先為退保之計以示怯敵臣恐諸軍將士解體人人無固守之

志為盜之招昔真宗皇帝澶淵之行未定又欲南幸
名高瓊諫之瓊對曰南幸無不可者但慮將士離散
不復可收遂定親征之謀臣以謂正與今日之事相
類竊見近降指揮應副鑪壽盱眙等處米斛並改撥
赴建康府下卸又差梁汝嘉知平江府外議皆謂車
駕將幸平江平江與建康相去不遠徒有退避怯敵
之名臣私憂過計冒昧上聞不勝皇懼伏乞聖察
臣近據岳飛公文今月十九日部率軍馬前去襄漢

臣契勘淮西兵將新叛之後藩籬踈缺並無控扼朝廷近降指揮令飛分兵屯駐江池等州事理正宜如此今乃前去襄漢上流空虛緩急何以應援伏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令飛屯兵照應江池及淮西一帶候過防冬措置襄漢未晚伏乞睿察

乞宫觀奏狀

右臣近以衰病累具奏聞乞罷帥權除一宫觀差遣伏蒙聖慈降詔不允仰荷大恩第深感涕竊念臣孤陋無

取誤被眷知起於閑廢之中付以方面之寄朅來江右物華再秋雖殫夙夜之勤曽蔑涓埃之補而臣年衰景暮福過災生百病之所交攻萬慮之所纏集將遂塡於溝壑願休息於山林方本路盜賊稍衰之時兼沿江邊報未急之際不乞身而閑退必誤國以顛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除一外任宫觀從便居住或許守本官致仕庶幾專近醫藥尚保餘齡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小貼子

契勘臣自春夏以來久患瘡瘍纔稍痊安又得足弱筋攣之疾拜跪艱難步履蹇緩至今未愈近來復苦心氣煩憒健忘漸成淋疾醫者謂憂慮傷損所致若不控告君父罷免帥權少就閑散決難自全伏望聖慈哀憐特從所請使得歸休保養衰疾異時蒙被驅策不敢辭難伏乞睿察

奏陳車駕不宜輕動劄子

臣近因上疏論淮西事宜嘗獻狂瞽竊謂車駕不宜輕
動正當靜以鎮之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
益為自固之計妄意及此其說畧而未詳今聞朝廷以
梁汝嘉知平江刱蓋營屋萬餘間及名張俊楊沂中全
軍還駐建康如此則是移蹕之謀抽回軍馬之計皆審
如所聞宗社安危生靈休戚繫此一舉敢冒萬死為陛
下詳陳之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
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

漢相距於滎陽成皋間高項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粮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揺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闘心寇偽乘之誰為陛下堅守苦戰以禦大敵者且建康去平江無數百里之遠非有高山大川以為限隔健馬疾馳數日可至徒有怯敵

之名無益退避之實建康有長江天塹之險不能固守何有於吳會哉聲勢所逼退而之臨安又退而之會稽又退而之閩粵極矣我退彼進使賊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榛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偷取目前之安不顧異時噬臍之悔非策之得者借使寇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幸疆埸未有警急之報兵

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刑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害以自趣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車駕不宜輕動正當靜以鎮之者此也臣又聞自昔有江表者必以淮南為藩籬屯重兵於江北然後江南可安六朝相繼數百年雖將堅石勒宇文拓跋之盛不能陵踐凡以强藩巨鎮盡列淮上也故後唐李氏有淮南則足以保國既失江北國勢遂卑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悉

罷屯戍遂欲棄置於度外張俊既去盱眙楊沂中又去廬壽李宏獨以千兵守之使賊挾叛將以來則廬壽必不能守前日酈瓊之叛屋宇倉廩置而不焚豈無深慮使賊得據合淝則舒蘄光黄一帶無兵可禦決須退保是賊無亡矢遺鏃之費以談笑而下淮西也一失淮西與之共長江之利江南可得無患乎州縣無備人情震駭一患也鹽貨不通粮餉皆阻二患也濟渡多端難於控扼三患也時出兵以擾我疲於奔命四患也得吾州

縣蝟結蟻聚水草有依遂為吾之痼疾五患也昔人有言長江千里當備者不過數處如人一身腠理為急淮西者今之腠理也賊馬入寇必趣廬壽前日以劉光世全軍數萬人守之猶懼不濟今乃無兵是委重地與敵以為背脇疽根豈不重可惜哉臣故曰諸將重兵不宜抽回正當分屯要害益務自固者此也前日劉光世一軍以措置失當之故將士攜離搭我歸敵非細故矣萬一因此翠華移蹕將士呂還以致不可勝言之患是措

置之失又非前日之比也昔人有言動不詳思輙喜言誤誤不可數也臣覩朝廷自建炎以來每失機會其誤多矣譬猶奕者前著雖差後著猶可救也若著著皆誤何以取勝傍觀者得不為之寒心臣愚竊思所以為今日計願陛下深體漢祖之用心堅忍而勿輕變非有大警急姑少安之丁寧訓戒三四大臣益圖所以自固之策遣張俊全軍進屯廬壽而存其家屬於建康以便粮餉命韓世忠兼保盱眙而留楊沂中以衛行在詔岳

飛分兵江池以保上流沿江有備則國勢亦粗定矣前日刱造車船戰艦所費不貲初不聞置軍教閱將安用之謂宜收拾於建康上流州縣如太平江池等州蕪湖繁昌湖口等縣擺泊仍於江湖間募習水善游者萬餘人剌手背為水軍差官統領分隷教習使金鼓旌旗上連下接以備緩急之用則賊騎雖熾亦豈敢遽窺江右哉使今冬防守無虞則人心自安國勢亦固可以徐圖善後之策捨此不為而但務退保臣未見其可也抑臣

聞之書曰民非后罔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又聞之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天子作民父母必有保民之心然後衆心欣戴如子之保父母此上下之所以能相固也蜀先主去荆州從之者數萬人曹操逐之或勸捨衆而速行先主曰衆人從我豈忍棄之說者謂其有帝王之度區區偏霸之主猶如此而況於天下之君乎臣願陛下以保民之憂為先則雖弱必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臣以愚拙每進狂直之言必蒙褒納有君如此其忍

負之故敢於艱虞之時復進若口逆耳之說言或可採
願陛下與三四大臣熟議利害斷而行之庶幾有補萬
一徒能容納而不用無益也昔漢高祖開濟大業非無
張良陳平之臣出奇畫策動必有功然勸為義帝伐項
羽者三老董公也勸出武關置軍宛葉者轅生也勸都
關中者婁敬也勸以親子弟王齊者田肯也必有衆謀
乃能有濟今臣以孤陋遠在千里之外每有所聞輒獻
臆說仰裨廟謀尚庶幾於數子伏望聖慈赦其罪而取

其忠天下不勝幸甚

乞令湖北京西宣撫司差兵控扼江州奏狀

九月二十四日准樞密院九月十四日劄子節文本司申契勘酈瓊靳賽等率淮西兵將全軍反叛驅擁官吏軍民歸附偽齊竊慮不測前來沿江諸處作過其江州委是要害去處並無兵馬控扼欲望朝廷檢會本司近奏事理速降指揮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差撥軍馬前來興國軍江州駐劄以備不虞右檢會八月二十一

日奉聖旨令岳飛差撥水軍三五千人乘駕戰艦委近上統制官統率順流於蘄陽鎮擺泊仍令差先鋒人舩前往江州屯駐照應控扼近據岳飛奏緣淮甸即日別無探報如稍警急自當量其賊勢輕重即時調發軍馬前往蘄陽或江州照應劄本司照會契勘本路係抵接淮西界分去偽境不遠近廬州酈瓊等反叛之後日有探報以北事宜緣今歲防秋事體即與以前年分不同其本路沿江一帶及蘄黃等州緊要控扼去處並未有

軍馬防捍兼本司見管官兵人數不多又緣諸州縣管下有未獲盜賊殘黨各已分差前去捉殺所有江州等處合屯軍馬若候有警方遣前來竊恐後時却致遲悮欲望朝廷特賜詳酌行下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先次遣發軍馬前來江州一帶屯駐預行措置控扼防拓免致臨時誤事

進御書草聖千文贊劄子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御書草聖千文贊寵賜寶文閣直

學士右太中大夫江南西路都轉運使臣子淔宸章奎畫璨然如繁星之麗天臣輒摹勒置於豫章州學宣聖殿陰使諸生得以瞻仰且拜手稽首作賛系於刻石之末詞旨淺陋不足以揄揚盛美臣則有罪謹繕寫在前并以石本裝治進呈干冒天威臣不任惶懼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一至一百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湧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俞昌言

梁谿集卷一百一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六十三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乞施行余應求張觷捕盗功效奏狀

乞施行修城官吏奏狀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表

條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狀

契勘臣近累具奏聞以衰老疾病難當方面委寄乞罷
帥權除一宮觀差遣或許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降詔
不允仍令依累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感戴天恩涕泗
横集臣雖衰病敢不黽勉自力用忘疾憊以圖報萬一
然臣所管江西一路實為上流輔翼建康駐蹕之所蔽
障閩廣接連荆湖自江以北控引淮西去偽境不遠隆
章九江興國三郡緜地千餘里皆係要害去處虔吉筠
袁等州素產盜賊蜂屯蟻聚千百為群不可勝計而自

近年以來帥司所統軍馬盡為諸將之所兼并器甲錢粮席卷一空臣到任之初蒙朝廷差到申世景一軍纔千餘人比因盜賊猖獗又蒙指揮添差李貴步諒軍馬人亦是不多仰賴朝廷威靈兩年之間招捕群寇凡數十火幾數萬人逆者誅鋤順者惠來幸悉寧謐惟是防冬以捍大敵之具闕然未備誠可寒心近日探報敵人增兵駐陳蔡潁昌臨汝諸郡與舒蘄光黄對境相望間遣步騎渡淮作過未有重兵可以捍禦九江興國沿江

一帶又無精卒為之控扼新經鄜環之變藩籬踈缺人心動揺萬有一穴騎奔衝有南牧之意何以待之今年防冬非去年比而本路空虛軍馬單弱與去年無異如臣一介書生蹤跡孤遠豈敢虛任重責積憂成疾恐誤國事屢此乞身非得已也今者既蒙聖恩未忍棄捐尚使待罪藩方以備驅策自非投誠控告君父洞照幾微審量事勢摘那兵將假以權宜使得竭犬馬之力圖尺寸之報則何以仰副使令庶無罪悔敢陳愚懇冒瀆天

聰伏望聖慈曲賜矜察特從所請所有防冬合行事件
謹畫一條具下項
一本路或為賊馬侵犯理當隨宜措置倉卒緩急之
際有難待奏報者欲乞應防冬事件特許臣以便宜
施行訖奏聞
一本路元置安撫制置大使司差兵二萬人近年撥
付都督府及分隷諸將淄奔失往并無留者雖蒙差
到巾世景李貴步諒軍馬人數不多又以虔吉筠袁

等州盜賊殘黨之故分屯彈壓不可㪚那目今防冬之際句集使喚全然鈌乏夫以一路十餘州數千里之地與敵相隣日夜窺伺防守之職責在帥司而不畀以重兵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雖使廉頗李牧為帥亦不能有所施設而欲付一衰病書生使之談笑郤敵安能有濟倘或兵將足用使令不乏臣雖不才殫竭駑鈍臨機制變庶幾尚可為朝廷獨當一面以保上流不能則繼之以死所甘心焉無兵將虛受重責

一死雖小臣實惜之至於敵至而避懷印遠遯但為身謀不為國計則非臣之素志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差撥可用軍馬五七千人與見管之兵相兼使喚庶幾不致誤國方朝廷新失淮西之兵非不知缺乏兵將然摘那應副於當用之處有不可已者伏望留神垂察

一本路江州最為重地自昔六朝皆屯大兵擇名臣以居之吳則陸遜東晉則温嶠陶侃誠以控扼上流

不可與他郡比也方今車駕駐蹕建康九江尤為要害雖嘗降旨令岳飛分兵屯泊至今未聞有至者夫兵貴合不貴分此特兵家常勢至於要害之地當分兵控扼使敵人不敢窺伺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豈可執哉近年九江為馬進所據朝廷遣大兵攻討幾半年僅能克之今舒蘄光黄並無捍蔽使敵騎奔突占據九江則江東西必大震擾其為患非淺淺也伏望聖慈特降親筆趣飛分兵疾速依近降指揮屯駐

江池以固上流之勢事不可緩

一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其間多少壯可用者無業可歸迫於饑寒類多失所朝廷近降指揮令招充闕額禁軍誠為得策然必令刺填洪州軍額一隸軍籍卒無脫期非人情所樂遂致無願就者深慮轉徙溝壑或流為盜賊誠可矜憫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招民充義兵只刺手背日加訓練聽本司使喚所有錢粮本司自行應副支給候過防冬具人數申取

朝廷指揮實為利便

一田邦直一軍五百餘人元係本司軍馬昨緣本司兼蘄黄等州宣撫使差往蘄州駐劄錢粮之類並依本司應副近來差屯光黄州又得探報就移廬州屯駐淮西既屯重兵邦直之兵人數不多必不藉此本司得之可以增重兵勢分布使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田邦直一軍撥還本司實為利便

一本司昨得朝廷指揮許置都統制一員遇有賊盜

會合廣東福建軍馬並聽節制近據廣東統制官韓京申見令將官曹紹統所部兵七百人在循州興寧縣駐劄聽候使喚又據福建統制官王進申見統所部軍馬在汀州駐劄兩界首見無盜賊皆去本路不遠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勾抽使喚候過防冬發回逐路

一本司年例蒙朝廷支降錢十萬貫應副防冬支用去年防冬不敢索煩朝廷今年防冬非去年比竊慮

緩急缺乏無以支梧緣本司見有朝廷出賣茶引錢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依年例於茶引錢内應副庶幾不致悞事

一洪州月支官兵糧米七千餘石歲支八萬五千餘石除正苗米盡數起發上供外本州所得耗米等支用僅及其半去年蒙朝廷支撥二萬石尚猶侵用過上供米一萬二千餘石已具奏聞乞行銷破今年秋旱差官檢踏放數不少又有閏月支費益多已具奏

聞乞依去年例於上供米内支撥應副外更乞添支
二萬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支撥施行
一防冬之際全藉有以激勸將士使之用命伏望聖
慈特降睿旨給降從義郎至承信郎告各五道進武
校尉至進勇副尉綾紙各十道付本司收管遇有實
立功效之人畫時書填給付候過防冬具用過數目
繳申朝廷具立功官高之人別具功狀保明供申聽
候朝廷指揮

一江州舊屬江東朝廷以與洪州相為表裏割隸江西誠為利便惟南康軍建昌縣間於江州洪州之間犬牙相錯不屬本路每遇防冬之際措置斥堠濟渡軍馬難於號令深屬不便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南康軍及建昌縣兼聽本司節制庶幾不致缺誤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

臣契勘建炎三年㓂騎自武昌渡江侵犯江西當時

但為退避之計宫省既行帥臣亦遯兵民莫有統率
之者遂致洪州殘破最為慘酷撫吉筠袁皆被其害
紹興元年李成馬進占據九江自筠及洪賊勢猖獗
朝廷命將帥統重兵以破之賊馬遠遯保全一路以
至今日由是觀之退避之與進討其效可見今本路
自兵火之後六七年間涵養休息漸復承平舊觀萬
一寇僞乘間南牧欲退避則不可欲進討則無兵不
知朝廷使臣何以處之委一路生靈及財賦根本之

地置而不恤使冦偽得以占據未見其可也若謂賊未必來及淮上有兵如去冬之捷雖來未必能南渡皆出僥倖僥倖豈可數哉如臣晝一所陳皆防冬所不可闕及審度朝廷可以應副者方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與三四大臣熟議早降指揮如朝廷以為不必遣兵實難虛受重責乞檢會臣累奏所乞或先次黜責施行伏望睿察

臣契勘近據探報壽春府光州皆有賊馬渡淮前來

作過稱係孔彥舟王孫角等軍馬委是警急所乞兵
將伏望速降睿旨差撥或旋次起發前來應副分擘
使喚伏乞聖察

乞施行余應求張翕捕盜功效奏狀

勘會本路虔吉等州管下昨來不住有兇徒結集羣衆
肆行警刼鄉村殘破縣道逼近州城潰散巡尉官兵殺
死知縣及捕盜官猖獗作過匝節次遣發兵將及闗牒
提刑司官同共督責諸州措置招捕過大小頭項賊火

六十餘件已行開具申奏朝廷訖契勘本路提點刑獄公事余應求虔州張觷自到任以來夙夜究心同共協力措置施設方畧遣兵殺獲兇賊劉宣温鐵彈羅十二劉四花魏照等賊徒及生擒賊首劉宣劉洪并招安到久不獲敗賊首周十隆謝小鬼賴十九丁二十一劉動天謝先謝聰羅動天尹寶張大閑方叔公等頭項火數不少目即本路惟吉袁州抵接湖南界及虔州僻遠去處尚有些少敗殘徒黨已遣兵前去招捕外今來盜賊

委是衰息所有逐官備見宣力委有功效欲望聖慈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乞施行修城官吏奏狀

勘會先奉聖旨指揮令逐路帥司督責所屬州軍專委守貳各行點檢城壁若城大難以因舊修築禦隨宜減處務要省便臣尋契勘洪州城池自建炎三年十月內經金人殘破之後不曾修治城壁摧毀壕塹堙塞并無樓櫓器具兼城北一帶皆無居民盡是荒閑田土地步

闊遠又城外積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緩急難以防守恭依前項聖旨指揮相度到合行裁減自洪喬門至崇和門取直修築新城門擫壕塹卻將舊城裁減充防捍江水堤岸臣一面充那本司錢物計置材植塼灰等物料於諸州刷壯城兵士量行差撥及本州壯城廂軍并於洪州管下縣分應干僧寺道觀有常住物業者紐計稅錢量差夫力各日支破口食錢米相兼工役已節次具因依奏聞去後續准朝廷支降空名承信告一

十道助教勑二十二道應副變轉支用自紹興七年正
月初五起工創新截築城身長七百一十二丈五尺根
基闊二丈五尺面收闊一丈八尺并護膝牆女頭通高
二丈二尺表裏並用塼裏砌及墁砌城面砲臺墁道甕
城亦係用塼裹砌計用過新磚一百餘萬並係置窯燒
變並令窯户斷撲供應及於城外開撅週廻壕河計長
七百一十二丈五尺面闊六丈深一丈六尺并造到馬
面敵樓大小共一百餘座計六百六十餘間及計備城

上要用防城器具笓籬牌狗脚木砲坐檑木等修蓋諸
城門樓一十一座甕城兩所釣橋四座防城器具庫屋
兩處計四十間並皆齊備據都壕寨官申十一月十五
日修城畢工已將寺觀人夫等犒設放散其有所用錢
粮收買塼灰木植等物盡係本司措置應副並無一事
一件取於民間所有首尾宣力官吏欲望朝廷詳酌施
行謹具如後須至奏聞者

提舉官

武功大夫特差權發遣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

州駐劄武登

左朝奉大夫通判洪州軍州事崔耀卿

左朝奉郎權通判洪州軍州事李剎用

都壕寨官武節郎杜觀

製造樓櫓防城器具及受給錢粮官

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前洪州兵馬都監時光

祖

武功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准備將領

張復

受給塼木器具官

下班秖應蕭安　張道

部役官

從義郎白惇智

忠翊郎孫皐

成忠郎周端

保義郎蘭浩
進義校尉張福
下班祗應張唬
進武副尉郝敏
本司點檢文字
進武副尉楊安中
保義郎雷德成
主行人吏四名

張京　何琳　陳光祖　湯頤

右謹件狀如前謹録奏聞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宫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除臣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已望闕謝恩祗受訖者分閫踰年莫著蕃宣之效奉祠得請曲蒙覆護之恩感涕無從兢慙罔措中謝伏念臣謏膚器使素乏材能徒有憂國愛君之心曾無周身防患之術囊封上達每罄愚忠函詔俯頒屡叨睿奬夫何抵忤自取

悔尤嘖有煩言愧瀆蓋高之德事無實狀難當溢惡之
辭豈敢辨明但祈照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以慈為寶
體道宅心推善貸之深仁擴納汙之宏度致茲威德施
及孫蹤臣敢不省循致謗之由克謹保身之戒攀援望
絶方屏跡於山林祝頌誠深願憑因於香火

梁溪集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二　　宋　李綱　撰

表劄奏議六十四

論使事劄子　　辭免知潭州奏狀

辭免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辭免第三奏狀　　允詔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宫祠

表

論使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宫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金使偕乃以江南詔諭為使名四方傳聞無不駭愕何者兩國通使講好息兵以禮為先自敵以上無所不用其至禮之經也乃今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祖功宗德以聖繼聖聲教溢於四表炎運中微夷狄亂常馴致靖康之變國祚幾絶賴陛下總師大河之北入繼大

統羣臣惟戴克受天命履大寳臨萬邦為神民萬物之
主一紀於兹矣敵人遣使乃敢命名如此自古夷狄陵
侮中國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謀慮弗臧不
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無久遠之計羣臣誤陛下之所
致也臣請試為陛下詳言之方靖康末金人破都城毁
宗社逼二聖鑾輿以北遷易姓建號而陛下應天順人
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讎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
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

道路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正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陛下抱哀銜恤創鉅痛深雖未能躬率六師以報不共戴天之讐猶當寢罷使者絕不與通以正仇讐之名慎固封守選練將帥以為自保之計觀釁待時動必有功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讐之名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朝廷失策復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遄返齎藏為虛初不得其要約今者敵使荐至延建詔諭之號

公肆陵侮不知朝廷將何以應之夫奉迎梓宮乃陛下孝思罔極在人情不得不如此者然金人狡猾動出計謀我以誠求彼以詐應借此為重成其姦心不知朝廷何所憑信臣恐墮其計中禍難之未艾也臣聞忠信為周古者遣使以忠信為主故小雅於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諏謀度詢必以周爰為言使不忠信為國之患非淺淺也彼王倫何為者市井駔儈之才左右賣國之伍三尺之童皆知其不足信而朝廷信之此必有甘言

以中朝廷之欲臣恐聽虛詞而受實患如楚之信張儀以求商於之地也且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江南詔諭為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彼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

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天子之令曰詔臣下則以稟令受詔為事倘屈體降禮權時之宜以聽其詔令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遠降尊就卑以天為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則以過赦該恩為幸倘朝廷宣布頒示郡縣則天下知朝廷之勢去士民之心離矣其不可者二也履至尊以制六合曰天子謹制度以為諸侯曰藩臣天子

出命者也藩臣稟令者也倘奉藩稱臣稟其號令則事不在我國家之勢傾矣其不可者三也朝廷全盛之時歲賂金人百五十萬猶不能給遂至敗盟今日係據東南財用鮮少又有養兵之費日益窘廹而欲增賂以求全益亦難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畫屏蔽保有上流資天險結人心以為固而欲割要害之地棄民以求安必無之理其不可者五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

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其號名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藝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卑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亦無可奈何今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大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祈哀乞

憮冀延旦暮之命哉昔少康以一旅之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騎牛從軍殺新野尉然後得馬率烏合三千破尋邑百萬遂定中興之業晉保江左財用匱乏王導至身衣練布誘善賈以濟國用卒延國祚百有餘年今朝廷事力雖不足以望全盛之時然將士如雲帶甲之卒數十萬士馬之盛豈不過於少康光武穀粟金帛運漕不絶舳艫相銜財用之多豈不過於東晉有可為之資而陛下又有過人之聰明何憚不為而欲北面以

事仇讎甘受此屈辱也夫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多由布衣奮空拳以取天下非吾之兵民財用而吾能因而用之積累以成帝王之業詒謀子孫垂裕無窮今兵民財用皆祖宗之所以遺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於仇讎之手此臣之所不曉也陛下縱自輕柰宗社何柰天下臣民何柰後世史册何且立大事建大功者必以作士氣得人心為先而號令賞罰者其具也人心士氣在今日雖已不及建炎之初然審號

令明賞罰以振起之尚為我用陛下一受制於强敵號令賞罰皆不由於已出士氣日索人心日離將士益桀驁而不可馭民庶益泮渙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龍之失水為螻蟻所困後雖悔之噬臍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議者必謂勢有强弱弱者必服於强故太王事狄勾踐事吳孫權事魏皆行權以濟大業藉此以感動聖意臣皆以為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珠玉犬馬皆不得免從居岐山之下從之者

如歸市狄人乃已令陛下能以此已金人之侵乎勾踐身入吴以為臣僕僅得歸國枕戈嘗膽卒以報吴今陛下能以此報金人之仇乎孫氏起於江東未能自立故臣魏以俟時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業縱使未能恢復土宇豈可不自愛重而怖懼屈服以貽天下後世之譏議哉為此説者但欲求合於朝廷之意而不顧患禍之在後臣愚竊以為過矣昔趙欲帝秦魯仲連辭而折之以謂秦帝則諸侯皆為所制不聽命則誅戮隨之

欲帝秦者知其利而不知其害秦非禮義之國仲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為之民也新垣衍屈不果帝秦而秦師為之退舍曹操以十萬衆臨荆州勢揺東南雖張昭亦欲迎之周瑜為孫權畫策以謂如臣者何往不可將軍安所容乎權拊案大悟遂有赤壁之戰而鼎足之勢成此二人者其所陳説深切著明二君聽之遂能反禍以為福轉敗而成功胷中照了明白洞達果斷而不疑也令彼使之來其用事者未必不以兵隨之以為脅

制之術顧朝廷所以措置者如何耳措置有備雖苻堅百萬之師不足畏措置無術雖數千百騎便足以為吾擾方危廹之秋無排難解紛之略則無貴於智者矣朝廷自十數年來議論不一執守不堅無規模素定之計玩歲愒日茍且過時無積累就緒之功唱為和議者紛紛趣度目前而不以後艱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義之士懷才抱智不能自達者顧豈乏人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長

久之策悉以上聞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廣謀兼慮而不偏聽於今日事必有所補臣昨於建炎元年嘗獻國是之說以謂朝廷不能自強自治但欲畀屈以從之雖至於奉藩稱臣敵人之謀勢猶未已又於紹興五年蒙降詔訪問嘗獻乞罷議和之說以謂遣使議和敵人必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非徒無益而有害於吾自治自强之計為患甚深區區之忠幸蒙睿察今日之事無他遣使議和不已使敵人得窺伺

謀畫皆引惹之所致也臣願陛下為宗社大計萬機之餘長慮卻顧覽前古之興亡究今日之利害儻或權時之宜稟其號令自後別有須索如前所陳復稟正朔易服色趣朝會擅誅賞盡取鞍馬器甲之類當如何處之而吾之士氣既索如何可以復振人心既離如何可以復收國勢既傾如何可以復定今日執和議生事者果能任其責而保其必不然乎遠察太王勾踐之事與今日不同深味仲連周瑜之言與今日相若利害昭然矣

臣世受國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願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事勢危迫所以應之一失機會則禍難相尋為害有不可勝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區區孤忠願效愚計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於義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竊觀國家之與金人勢不兩立而今日之事止在於絶之與通亦不難決也與之通則聽其號令而臣屬之動為所制身危國蹙必至於亡而後已與之絶則圖所以自治自

强者選將勵兵待其來而禦之勝負之勢猶未定也與其事不共戴天之讎仰愧宗廟俯失士民之心而終歸於亡貽羞無窮曷若幡然改圖正仇讎之名辭順理直以作士民之氣猶可以履危而求安轉亡而為存未為失策也二者利害相去遠矣臣願陛下出自睿斷正王倫誤國之罪而肆諸市朝彼使未入境則卻而弗納已入境則拘留而勿遣降哀痛罪已之詔深咎前日和議之失丁寧反覆其言切至以激勵天下臣民將士之心

盡取賂遺敵人金帛以募敢死之士訓練習服以守邊疆以備不虞以制敵人衝突此計既定詔旨既頒臣將見人情翕然回心易慮天地神明亦當助順强敵之師不戰而自屈矣然後據江淮以為固進賢俊退倿諛修政事明賞刑治軍旅積金穀待時而奮以圖恢復此豈可與受制於人甘心屈辱同日而語哉且劉豫者金人之所立八九年間豫之所以奉金人者可謂至矣一旦廢棄如弁髦土梗何則彼為利謀而初不以恩信為事

也陛下視金人之於我孰與於豫豫猶如此於我可知
彼雖以江南數千里地王我為言猶不足信而況於復
故境歸侵疆乎唯智者可與料敵唯明者可與照姦陛
下或以臣言為未然願降臣章與羣臣之有智略者慮
而圖之勿為單見之所惑勿為讎敵之所欺勿至將來
追悔不及而後悔則宗社生靈之福也傳曰日中必熭
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可採陛下斷而行之勿
疑以為議論乖謬而害於今日之至計願先斧鉞之戮

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
足惜惟陛下裁幸臣昨任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日因淮
西酈瓊之變以已見利害具奏申聞誤蒙聖恩降詔奬
諭以疏中論及侍從臺諫以謂侍從者論思獻納之官
臺諫者耳目腹心之寄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
責所論不過簿書資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當至於國
家大計係宗社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初未聞有一言及
之遂犯臺諫之怒辱詆醜詆以無為有羣起而攻之伏

蒙聖慈洞照非辜力賜保全使得歸休山林養痾藏拙臣之為幸大矣蒙垢忍恥不敢自明緘口結舌不敢復與世事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然惓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聞使事方亟所係國體非輕存亡之端非獨安危而已臣不勝憤懣敢以狂瞽干冒天聰罪當萬死俯伏俟命

辭免知潭州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差臣知潭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
謭薄賦分奇窮誤被使令荐更方面無絲髮之功以報
殊遇有丘山之咎以致煩言閑廢以來歲月未久遽蒙
拔拭復界藩維自顧何人可以當此矧湖湘之重地乃
東南之上流兵火之餘寇盜未靖師帥之選授受惟難
如臣憂患餘生疾疢交作血氣凋零精力弗強自藏寂
寞之濱尚嗟衰瘁儻膺繁劇之寄必致顛隮伏望聖慈
垂情舊物憐駑馬之已老哀倦翮之屢傷特降俞音收

回成命使遂安于丘壑庶或保於桑榆仰報大恩願期
他日

辭免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奏狀

右臣近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初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差
臣知潭州已具奏辭免未奉回降指揮續准尚書省劄
子二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兼荆湖南路安撫
大使又准尚書省劄子二月十五日奉聖旨令臣不候
受告般家接人疾速前去之任仰荷聖恩不勝震懼竊

念臣自朝廷多事以來每被使令不敢辭難而臣禀性迂愚動輙妄發易犯衆怒自致煩言昨者蒙恩起廢兩帥江湖但知激勵以向前不虞彈射之在後皆遭白簡公肆詆誣以是為非以無為有凡鄉黨自好之士所不為者猥瑣汚皺無所不至雖蒙朝廷洞照曲賜保全置而不問然露章既傳孰不駭愕臣深惟大臣之義獲謗于時但當靜默循省以冀朝廷之見察不敢自明孤遠寡與又無為臣言者包羞忍恥分老山林藏拙待盡絶

意榮望豈謂天恩軫念舊物亟加甄録不終棄捐收於
寂寞之濵付以兵民之重雖韓安國起徒中而為内史
張敞由亡命而綰郡章較臣所蒙何足為喻然長沙乃
臣舊治當時不以善去今日何可在行即使臣頑鈍無
恥貪戀恩渥延見吏民何以為顔況臣齒髪浸暮衰病
相仍積憂熏心精力頓耗儻不自量復當重寄必致踈
虞以誤國事所繫匪輕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誠非敢
飾説託故為辭特降其睿旨追寢成命許臣依舊外任

宫觀庶幾晚節不至顛隮天地父母之恩終期報稱

辭免第三奏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奏辭免新除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特降詔書不允者仰戴天恩第深感涕臣聞人君知人善任使則足以成功人臣奉公匪懈則足以稱職各盡其道非相為賜也臣以散材遭逢休運蒙陛下起於罪戾閒廢之中付以方面兵民之寄者屢矣德厚恩深每欲黽勉自竭以圖報萬一而以迂踈之故

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瀆宸聽卒不能有以少稱知遇之意此臣所以夙夜感歎而不遑啓處也今者罷自江西為日未久又蒙湔洗畀以帥權雖陛下日月之光幽隱必燭而微臣螻蟻之跡跼蹐靡容昔漢文帝聞季布賢名之既而罷歸布曰陛下以一人譽名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顧臣區區之進退如雙鳧乘鴈之去來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亟奮亟躓上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係於國體况臣衰病日

加精力凋耗積以憂患心氣不寧豈可復當上流重鎮之任伏望聖慈察臣精誠非敢飾說以辭難檢會臣累奏追寢成命依舊外祠以安愚分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允詔

勑李某省所奏乞檢會累奏依舊外祠事具悉朕念遠民且以湖湘帥閫之重簡求宿望往鎮臨之卿許國之忠不擇地而安有自來矣茲覽來疏至於再三是何辭

之力也重違卿意其復以眞祠之祿從所便安抑不失
朕體貌之意可依所請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
居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
多及

謝免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依舊宮祠表

籲天請命方虞雷電之誅稱物施仁遽霈雨露之澤荷
恩益腆撫已增慚中謝伏念臣少也過庭嘗聞詩禮之
訓晚而遇主濫陪宰輔之司雖迂疏素乏經世之遠猷

而拙性常謹律身之小節坐罹讒毀皆出怨仇馬援讒深誰與辨明於薏實義之誓墓但期終老於蘭亭豈謂大君未忘一介起於閒地付以名籓而臣景迫桑榆衰先蒲柳憂畏甚矣直類傷弓之禽疲瘵薾然久抱負薪之疾既不獲黽勉以永命又深懼稽遲之速辜夙夜靡遑進退維谷念父母之於厥子惟疾痛之為憂而天地之於羣生俾飛潛之各遂力布田中之懇采蒙從欲之私琳館優游尚叨厚廪海邦深遠仍許便居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體道宅心用人維已不遺簪履之舊物每賜
記憐尤矜樗櫟之散材曲加庇覆致滋孤陋亦獲保全
臣敢不克戒暮塗益修素履甘山林之寂寞一洗五十
七年之非憑香火之因緣上祝億千萬歲之壽

梁溪集卷一百二

梁谿集卷一百三　　宋　李綱　撰

劄子一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與宰相乞兵劄子

與宰相乞王彦軍馬劄子

與宰相論捍賊劄子

某伏覩進奏院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探報敵人窺

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以臨大江某於十月二十二日已曾具奏以令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獻三策自福州入急遞投進今來又覩進奏院報韓世忠統全軍於承楚間迎擊賊兵連獲勝捷有旨分遣臺臣督劉光世張俊統兵渡江應援車駕已起發進臨江上撫勞諸軍竊惟朝廷當危急艱難之秋為宗社生靈之計建大議決大策不貳不疑毅然親征將士用命捷音係路廟謨克壯敵勢退屈誠可為天下大慶然賊情狡獪戎

事方棘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某輒敢竭其愚慮陳十事以獻伏望鈞慈特賜詳覽有可以裨廟算之萬一者願施行之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謹具下項

一宜防備生兵某竊覩偽齊劉豫招誘叛將驅河北河東陝西之民挾帶冠騎侵擾淮甸聚糧既久傳聞偽齊聚糧於淮陽宿遷縣甚久為入寇之計非一朝一夕入寇亦早往年冠騎南牧多以春冬之交今偽齊以冬初已入寇比之往年為早倜然有窺伺江左之意今既王師屢捷挫其銳氣勢必遲留境上乞師金人萬有一

重兵繼來我以疲之之兵當新羈之馬則將何以取勝宜命諸將蓄養鋭卒更進迭休使有餘力以待之又於諸路摘那精鋭軍馬以為濟師之計庶幾可以捍禦

一宜防備海道某竊聞偽齊劉豫於登萊等州多造海舟又於楚海等處虜掠客旅舟船其用意非淺淺也方冬月風便之時勢須驅使山東之人自海道犯浙東一帶濵海州縣則吾腹内之民擾矣然自海道

來者必皆步人實不足畏朝廷既遣兵將分屯明越以備不虞而沿海州縣廵尉弓兵數不為少合之則勢强分之則勢弱宜命帥司并提刑司團結成軍於要害地擺布控扼又募海上土豪自備舟船廵邏捍禦許以將來事定重與推賞不為無補

一宜防備上流某竊覩自昔侵犯東南未有不由上流者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故上流之地自吳及東晉以來必

屯重兵乃可保國今歸峽荆南岳鄂九江一帶雖無他虞然屯兵不多所幸襄漢復為我有上流形勢倚之為重襟帶荆蜀控引江淮下瞰畿甸真形勝必爭之地也宜命大帥統重兵以鎮襄陽則上流有屏蔽之勢江浙可以奠枕中原有恢復之兆畿甸可以俯窺此最今日之上策惟廟謨熟計之

一宜防備四川某竊觀金人累年侵犯四川其意蓋以蜀中富庶欲必得而後已所幸山川險固將士用

命僅能保守今賊馬南牧擾我淮甸安知不別遣重兵窺伺川峽道里遼遠號令難通都督既已不行兩宣撫不相節制邈然一方深可憂慮宜命信臣早臨撫之布宣威德不失機會庶幾四川生靈有所依怙國勢賴之以安非細故也

一宜保據淮南某竊聞金人中間通使屢有畫江之言蓋爲劉豫之計今賊馬南牧雖未必敢窺江左其意決欲盡得淮南深慮兵交使在其間復有畫江之

請朝廷欲紓目前之急或遂許之則大事去矣夫淮
南者江南之屏蔽也六朝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
兵巨鎮所以為藩籬者盡在淮南故以魏武之雄苻
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
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周世宗所取
遂以削弱此必至之理也萬一有畫江之請謹不可
許宜命諸將協力擊賊使之退遁將來措置淮南當
於兩路置兩大帥以臨之東路揚為帥府屯重兵為

根本之地分遣兵將進守楚海濠泗壽春淮陽沿淮一帶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月而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大江之險然後可以立國而議攻討之策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備不幾於倒置而虛設乎願廟堂熟計之

一宜調和諸將某竊聞師克在和不在衆將帥不和
而能成功者未之有也武人之性剛果有眦睚之失
必相怨憤而激以忠義則往往復合者其性然也郭
子儀李光弼同在朔方未嘗同堂共席而坐一聞安
史之變子儀中分麾下與光弼勉之立功何則先國
家之急而不以私害公也賈復寇恂不相能光武解
之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朕為分之於是並坐
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今朝廷所賴以為爪牙者

三大將也平居無事之時人情豈無纖芥今當朝廷艱危之秋使之各渡江以相應援則當以調和之為先宜賚渕衷降宸翰遣近臣推明古之將帥徇國家之急而忘私怨之意勉以忠義使之歡然犄角立功則賊雖衆多不難破也願廟堂留意

一宜增置禁衛某竊觀自古人主必有親兵所以制障表裏為長慮郤顧之術也祖宗禁衛之兵總之三衙其制甚備自經變故以來人數浸少止以將兵為

衛非强本弱枝之策今將兵既遣渡江宿衛單寡何以鎮服中外倉卒召募固難得人謂當有術以權之竊見近降指揮復置御營使司宜因此時號召諸路統制官之有名望者使率其部曲充御營使司五軍統制平時與禁衛之兵相叅宿衛緩急聽御營使司使喚更不隸屬諸大將下使軍容奮張國勢益隆誠今日之先務也

一宜廣備糧食某竊謂用兵以糧食為急糧食以飛

輓為難今賊兵擾吾淮甸將士捍禦勢或持久則糧
食不可不廣為之備訪聞湖南米斗百錢江南東西
歲亦豐稔朝廷近者增置漕臣宜命江湖廣行收糴
措置舟船順流而下儲蓄於建康鎮江轉漕淮甸以
給諸軍庶幾倉卒無乏絶之患若止仰常賦深恐緩
急不免科須米價翔踴民力重困惟廟堂圖之
一宜措置戰艦水軍某竊觀大江限制南北實為天
險然必以人力加之險乃可恃魏武親臨瓜步孫權

以舟師拒之見旌旗戈甲之盛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告以春水方生疾癘將作操乃還其後曹丕南伐見波浪洶湧吳師有備亦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遂班師由是觀之據長江之險擇要害之地置戰艦水軍使形勢相接金鼓之聲相聞敵人雖有百萬之師豈敢輕犯哉何則彼為濟渡之謀而我有攻擊之具主客之勢既不相侔北人所習又非其利真東南形勝保國之要術也今國家權寓江左而累年以來

不聞措置設險之策使敵人得以窺伺玩歲愒日於
閒暇無事之時遑遽震恐於倉卒擾攘之際有險而
不議所以守之者可以為而不為真可惜也荆湖間
車船乃唐嗣曹王皐遺制其大有至三四十車者挾
以雙輪鼓棹而進駛於陣馬又仁宗朝修武經摠要
該載古今戰艦之制甚備願命荆湖及頒降式樣於
沿江諸州使之製造召募水軍統以將佐逐時閱習
可以為長久之利非一時之急而已天下無不可為

之事勿謂緩不及事而遂置之天下幸甚

一宜措置楊幺其昨任荆廣宣撫使日招捕羣盜數萬人惟湖北賊楊幺據重湖之險非有戰艦水軍未可攻討嘗具楊幺本末申奏以謂此賊不可輕是時

朝廷已罷荆廣宣撫司特降指揮令某節制湖北荆南同共進討方措置間某蒙恩罷任朝廷委制置使王𤫊同兩路帥臣措置迨今未聞殄平勢頗猖獗葢此賊非陸地羣盜之比據重湖環千餘里出没不常

其徒皆舟人漁子便於操舟又有潰散兵卒竄其間
以教之戰我師深入欲速成功則往往不利屯聚持
久則錢糧之費不貲今又淮甸警急朝廷不免摘那
兵將則此賊之勢又復鴟張未有掃蕩之期為吾羣
制非細故也宜命兩路帥臣謹重未須深入俟其抄
掠則隨宜擊之分兵屯灘湖諸邑使之不得侵漁種
植以絶其糧明出文牓揭近上首領姓名重賞捕之
許其徒中自相殺併以擕其黨與之心賊必漸困然

後可圖兵以緩為速如趙充國之討先零是也今其徒既衆必示以生路乃可使之解散而取酋首必欲盡滅以堅其從賊之志非策之得也惟廟堂裁處

與右相條具事宜劄子

某竊以主上躬睿智神武之姿有知人之明所以待遇相公仰成恢復之業者信任之專古所未有相公藴王佐之才有不世出之略被受眷知願捐軀以徇國者精忠之誠遠追古人憤强敵之憑陵恥逆臣之僭竊悼二

聖鑾輿之未還憫中原生靈之塗炭深謀遠慮圖此武
功此固十數年來天下士民之所傒望者也然而適當
旱暵之餘財用匱乏民力凋瘵不取於民則調度不足
取之過甚則人心驚疑正在斟酌損益之間使軍不乏
興民不告病乃為得策輙殫淺短之慮庶幾萬一之得
以裨廟筭伏望鈞慈特賜采擇謹具下項
一某昨過衢州竊見都督行府劄子頒降官告勸誘
上戶進納文臣司宣教郎至廸功郎武臣自修武郎

至承信郎價直各有等差計錢六十一萬貫内宣教郎六萬貫廸功郎一萬貫其餘升降各以萬五十貫為率契勘自來進納文臣止於判司簿尉遇有功改官即轉入右列蓋所以清流品重名器也今以京朝官許之進納恐失本意又上戶之家雖有物力安能目前具六萬緡以買一官若分科衆戶則未知此官當使誰受某謂不若以一宣教郎分為六廸功郎做此以行則上戶易出財人情樂於入仕州縣勸誘不

至費力又無輕名器之患就不得已之中此為長策

仍於諸郡量減分數庶幾不至竭澤易於趣辦伏望

鈞慈更賜裁處

一某契勘本路人户合納今年夏稅和買物帛朝廷

元降指揮立定分數從第四等已下折納價銀依自

來條限起催蓋優饒下户易於催納今承都轉運司

公文准尚書省劄子勘會本路合發折帛錢元責限

三月檣足欲督責兩漕臣拘催日下並要起發盡絶

奉聖旨依仍展十日若依所展日限合至四月十日
了足今來正是蠶麥未熟新陳不交之時本路洪吉
筠袁江撫州興國臨江軍皆係災傷至重其第四等
已下人戶多是官中見行抄劄賑濟之人難以預行
催納如州縣逐急於上戶催科將來下戶卻合入納
本色顯是重困除已申奏朝廷乞將本路災傷州縣
合起折帛錢依條限催納其餘州縣自依今來立限
指揮庶幾災傷下戶得被實惠不致逃亡更望鈞慈

特賜照察

一某竊見諸路應副岳飛錢米並津船至郢州交卸勢須先有重兵屯駐及修蓋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密邇僞境須得軍馬防護糧道乃可無虞某竊以謂不若且於鄂州樁管候將來大軍進發沿漢江有備乃可旋次措置津船實為得策更望鈞慈特賜裁處

一某竊見自軍興以來收於民者非一降官告給度

牒責戸帖理積欠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色甚多當此旱災之餘民力已困誠願朝廷講求理財之道救弊羨實開闔貿遷使不斂於民而用度足乃為長久之計伏望鈞慈特賜垂念

一某近因入劄子論兵家利害妄意朝廷措置有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議論迂疏誠不足裨補廟謨之萬一姑盡其拳拳之忠而已輙錄副本拜呈伏望鈞慈特賜詳覽

與宰相乞兵劄子

某已具狀申都督行府本路虔吉袁州建昌軍等處近來盜賊頭項漸多蓋緣軍馬單弱不足鎮壓如處州元有李山一項軍馬賊勢稍息李山近為岳飛勾囬賊盜遂復猖獗接連袁吉一帶饑民嘯聚作過本司雖遣發軍馬人數不多深慮賊勢滋蔓為數州之患將來難以殄滅伏望鈞慈早賜指揮於近便處先撥軍馬二三千人赴本司相兼使喚錢糧之類令轉運司於上供錢內

應副賡幾盜賊可以措置及前期訓練以備將來防秋之用不勝幸甚

與宰相乞王彦軍馬劄子

某契勘近嘗條陳本路防秋利害乞差元所請本路軍馬一萬人及於劉光世岳飛軍中摘那軍馬於舒蘄黄州駐劄已具奏聞去訖近聞劉光世軍馬已起發往廬州岳飛軍馬已起發往襄陽府本路所乞軍馬未蒙都督行府差到沿江一帶並無控扼切慮賊情狡獪或有

窺伺乘間擣虛無兵應援深為可慮兼契勘岳飛大軍移屯襄陽所有錢糧並係本路應副經由蘄黄等州自沔鄂以趣襄漢實以本路為根本以蘄黄等州為咽喉之地萬一本路為賊所擾蘄黄等州為賊占據無兵捍禦即根本之地騷動錢糧無自而取咽喉之地阻塞糧道無自而通襄漢之軍坐見困乏為害不細若待臨時申請決致誤事前後累申所乞軍馬非獨止為本路之故近准都督行府劄子已勾王彦軍馬赴行府約七八

月間可到候到日差撥前去勘會王彥軍馬見在荆南府未曾起發將來到得都督行府須在八九月間卻行差撥前來已是深冬不惟往返虛費日月兼又軍馬勞頓後期失事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令王彥軍馬候將來過本路日就便存留聽本司節制於沿江分布防扼及抽那往虔吉等州討捕盜賊庶幾不致闕誤所有乞於劉光世岳飛軍中差兵前來舒蘄黃州駐劄亦乞早降指揮施行

小貼子

契勘本司近准都督行府劄子已巡按淮甸所有合

申請事件申取朝廷指揮今來所乞就便存留王彥

軍馬伏望鈞慈詳察早降指揮

梁谿集卷一百三